

陈彤彬 著

远去的呼声

陈彤彬中篇小说集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远去的呼声

陈彤彬中篇小说集

陈彤彬 著



· 广州 ·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去的呼声：陈彤彬中篇小说集/陈彤彬著.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218-07335-4

I. ①远… II. ①陈…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3836 号

远去的呼声——陈彤彬中篇小说集

陈彤彬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金炳亮

责任编辑：曾玉寒

装帧设计：贾 萌

责任技编：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ublish.com>

印 刷：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书 号：ISBN 978-7-218-07335-4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9 字 数：200 千

版 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0604 83791487 邮购：(020)83781421

序

据说序言一般来说都是些名人或者在文学创作上有独特见解的人来撰写的，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我似乎都没有具备写序言的基本条件，但是作为女儿，倒是可以从比较理性的角度去介绍我的父亲以及他的这部作品。先说说这个艰巨的任务是如何落在我的肩膀上的。在开始的时候，父亲一直希望他的一些朋友，像张宇航先生，杨克先生，郭玉山先生，吴茂信先生，陈实先生和高凯明先生那样的文学雅士来为他撰写，他们对文学的独特见解定会对他的作品有更高程度的理解和看法，正如知音一般了解他对整个社会以至与人性之间的理解和诠释。可是高凯明先生却劝说父亲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完成，说我作为跨世纪而且又是所谓的“海归”派，一定会以国际性的标准去审视这部作品，并且从我出国留学到现在的几年时间里，父亲还从来没有在我这个留学生面前以严肃的态度显示过他的实力，以致于在家里的地位有日渐下降的趋势。基于种种原因，我也在他的高压政策规定下，完成这个序言，同时，我也作为他最虔诚的读者，用最真实的感受去介绍这部作品。

在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我父亲走得并不轻松。我还在国外留学期间，有一天，他打电话对我说他想写一本书，当时

我觉得父亲的工作时间就和伦敦的地铁一样，基本上已经找不到还有时间空隙的可能性，密密麻麻的会议和单位的事务，繁琐得连周日都常常要加班。但是半年后的今天，父亲居然真的抱着一沓厚厚的原稿纸给我看他的作品，我才知道父亲对文学创作是有那么一份执著和坚持。也许就是这份坚持，在他的作品里我看见了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以及他对人性的透视和对社会的理解。在国外求学期间，我不断地在学校和老师的指导下，去寻找对人性更深刻的理解。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更点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正是在于他们除了保持本身生存的根本条件以外，更追求的是心理的需求，每个人之所以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不同的特性，而这种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我认为一本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是能够让看的人感同身受，甚至是让其中的人物的性格成为一种特性。一种人物的描写正是表达了一种社会现象或者一种特殊的人性，文学创作在最高的领域正是对人性的一种研究和一种表达。好像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一样，能够让方鸿渐活生生地永远存在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中。我坚信这就是我父亲所追求的，也正是他所教导我的。父亲一直生活在体制内，他把他对体制内的感情以及对工作的热爱作为一种情感的寄托，以至到一种着迷的程度，同时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他时时刻刻叮嘱着我，学成归来一定要好好地报效祖国，仿佛要把他所有对祖国的感情都延续在我的身上。

在《直白的快乐》中，我们看到的是真实又或者是虚构的快乐，我们也许是在无奈中品尝着这种种的快乐，也许我们为了这种快乐正是以生命作为代价，在血淋淋的体会中，我们会为了这种快乐而了解和体会到什么吗？文章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塑造出一个活生生的陆雨夫，他的快乐是纯真的，无瑕的，乃至升华到一种让人感叹的程度，这种快乐是我们所期盼的吗？《玉镯泪》也以同样的手法表达出对社会、对人性的一种无奈，归根结底，社会给予的，却是有些人被剥夺的。如果这个人性的光辉仅仅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中闪耀，那么我们将留给这个社会一些什么？整部作品看似以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角度在陈述着一个个故事，但是这个角度却又让我们处在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说这部作品在引人发笑，那么在笑的背后也许就是我们笑不出来的地方。《今天有会》中可以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机关干部以及整个机制所面对的日渐成熟的社会和市场结构，改革是逃避不了的事实，但是当真正地面对市场的动作，又是否只是纸上谈兵般简单？面对人们和政府交付的任务，面对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心灵中的蓝天又会否一片晴朗？《永远的谎言》让我们看到草根阶层的无奈，他们的无奈正是社会的悲哀，他们的善良和他们的淳朴却无法敌对生活中的残酷，难道一出生就注定了他们摆脱不了贫穷？注定他们一辈子都是悲剧？而无法释怀的是，看着他们的悲哀，我们却麻木地感到无能为力。

不知道现代社会的代沟是如何形成的，而且这条沟也无可避免地横在了我和父亲之间。正是因为这样，在文学的这个问题上，我更从来都没有做出过让步，在每个严肃而且有争议性的问题上，我是一直占有较为优势的地位，但是这部作品让我毫无疑问地败下阵来。希望父亲继续在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小心一不留神就让我给赶上了。

陈若琳于广州

2011年9月

目 录

CONTENTS

远去的呼声	001
玉镯泪	032
今天有会	087
坟茔悲歌	127
永远的谎言	162
直白的快乐	211

远去的呼声

七月的夜，忙碌一天的南方小城，沉浸在静谧的梦乡里，显得那样安详。天空的繁星，闪烁着不同的光亮，像小孩的眼睛，调皮而灵动，一片充满欢乐的景象。

忽然，一颗流星划过天空，黑压压的乌云从东边的天际飘来。天色开始慢慢昏暗。

一阵电话铃声把韩玉良吵醒。

“喂，谁呀？”韩玉良睡眼惺忪，打着呵欠，声音含糊地问。

“我是老牟呀，上次给你说的那件事，考虑得怎么样了？还是先见见面再说吧，这么大的一件事，亏你还能睡得着。”

“老牟，人言可畏，我都这么大把年纪了，丢不起这个羞呀！我看就算了吧，谢谢你的好意。”

“你说什么！这怎么会丢羞呢？谁敢对你说三道四呀，你老伴去世都三年了，至今还独身一人，算是个大英雄了。你也太封建了吧？都快二十一世纪了，还那么封建。我要是你看上一个就带回家，管它那么多呢！”

“哪有这么容易？我儿子这一关就不好过，他整天像个地下党一样盯着我，我跟邻居阿婆多说几句话，他也要变着法子调查半天。”

老牟的口气很气愤：“你怎么总是一口一个儿子？你不是为

儿子活着的！我还没见过这么怕儿子的老子，换了我，儿子如果老盯着我，看我不打瞎他的眼。老韩啊，你真的很怕你的儿子？”

韩玉良无可奈何地说：“真的很怕。”

“为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大概是因为儿子太爱我和他妈妈吧。他妈妈去世以后，他足足一个月没出门，整个儿变了一个人似的，对我的事就特别敏感，样样过问，样样关心。可能是他妈妈去世时叮嘱过他，要好好照顾爸爸吧。不瞒你说，儿子这样关心我，令我很不自在，有时我都很想躲开他。”

“不至于吧，是不是你多心了？”

“昨天他还对我说，他不反对我找个伴儿，但必须像他妈妈一样。像他妈妈一样的女人，到哪儿去找呢？”

老牟的口气变得高兴起来：“这不就得了，你儿子并没反对嘛。你儿子有文化，不会封建到哪里去，更不至于蛮不讲理的。这样吧，明天晚上，你到我这里来，有个外地女人，老公去世了，又没有子女，很适合你。先见一见，再和儿子商量。我说嘛，你还没有正式和儿子提出这件事，怎么知道他一定会反对呢？说不定还会大力支持你呢。就这么定了！”

老牟的一番话，又鼓起了韩玉良的勇气。其实，老韩也不是不想再婚。自从老伴撒手而去，自己就像变成了另一个人，成天闷闷不乐，头上的白发越长越多。特别是一个人在家里时，凄凉、孤独感常常使他怀念起和妻子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人就变

得恍恍惚惚，茶饭不思。

许多人都劝他重新找个伴，一切就会好的。老韩也想开始新的生活，可是几次试着和儿子谈，快要讲到实质性问题时，儿子韩冰就一脸冰霜，使老韩欲言又止。老韩爱儿子胜过爱自己，特别是老伴去世后，儿子成了他生活的主宰，样样事情顺着他，儿子高兴他就高兴。他爱儿子爱到快没有自我了。他常常安慰自己说，就这么过吧，都老了，何苦找麻烦呢。一晃三年过去了，刚才老牟的电话，又撩拨得他心潮起伏，无法平静。

第二天晚上，老韩很随意地穿上一件T恤，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瞒着儿子向老牟的家走去。他边走边想：成不成都无所谓，把孩子抚养大了，也算老来有所寄托了。假如为这事闹矛盾、伤感情，可就不值得了。前面胡同口那边的老余，就是因为要再婚，弄得家人反目，父子不相往来，多没意思呀！想想想着，不多时就来到老牟家门前，正犹豫着，老牟从窗口里瞧见他，乐得大声叫嚷：

“哎哟，老韩，你终于来了，都急死我啦，快进来。”

“答应你的，就是下苦海，我也要来呀。”

“怎么啦，到我这里来，是下苦海吗？没那么严重吧。”

老韩低着脑袋跨进门，刚一抬头，就看见老牟家不大的客厅里左边的一角坐着一个女人。这女人稍稍低着头，穿一件浅灰色衣服，清清瘦瘦的。当女人缓缓地抬起头，四目相对时，老韩的心突然咯噔了一下：昏暗的灯光下，这是一双怎样忧郁的眼睛

啊，似曾相识，仿佛在哪里见过？这时女人的表情也突然变得十分惊讶，只见她张大嘴巴，似乎想叫喊什么，但马上又用手紧紧捂住已张开的嘴。老韩像触电一般打了个激灵：难道是她？三十年前，她夫妇俩抱着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到韩玉良家时，她的眼神就是这样：忧伤中带着抗争，哀愁中不乏刚毅。

这种眼神，老韩是永远也忘记不了的。“难道是她？”韩玉良脑子里立刻显现出了一个老朋友的神情，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

老韩带着颤抖的声音问：“您是什么地方人？”

“我原来也是这个城市的，后来……”女人刚刚开口，喉咙就哽咽住了。

老韩听到这里，他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激动地脱口而出：

“你是黄芷君！”

“你是韩玉良！”

几乎同时，黄芷君也认出了老韩。

“天呀，三十年了！”

“找得我好苦呀！”

两双手激动地紧紧握在一起，彼此都泣不成声，泪流满面。

老牟站在一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莫名其妙，一脸的茫然。询问了半天，才理出一个头绪——

原来，三十年前，韩玉良和黄芷君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在反右派斗争那场人间悲剧的大风雨中，黄芷君夫妇都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被送往边远的山区劳动改造。当他们痛苦地面对刚出

世不久的孩子，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韩玉良夫妇冒着被牵连的危险来到了他们身边，主动提出：“孩子没有罪，你们把他留下来吧，我们一定保护好他，把他抚养成人。”作为平时交往很深的同事，黄芷君对韩玉良夫妇是了解的，他们是善良、值得信赖和放心的人。况且韩玉良夫妇结婚多年以来，一直都没有孩子，这次他们主动提出来帮自己照顾孩子，应该会把孩子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子看待的。只是可怜苦命的孩子这么小就要离开父母，他们哪里舍得？可是，带着这么幼小的生命到那贫穷偏僻的地方，自己又是个落难之人，孩子怎么抚养啊？黄芷君咬咬牙，把苦命的孩子交给了韩玉良夫妇。

后来，黄家夫妻再没有下落。韩玉良先后换过三份工作，换了三个城市，黄家夫妻生死不明，日子一过就是三十年。

“芷君，你受苦了。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呢？”

“劳动改造期间，我丈夫精神上受尽折磨，生活环境又很恶劣，他身患多种疾病，十分虚弱。改造结束后，按政策我们不能回城，为了照顾丈夫，我就跟随着他回到远在边疆的家乡，离这里三千多公里啊！我本来也想来找你们的，可丈夫的病一直治不好，不敢离开他。后来又听说你们不能生育，把孩子当做亲生儿子一样抚养，我就不忍心来找你们，打扰你们的生活了。丈夫去世几年了，我一个人再没什么可牵挂了，就寻思着趁现在身体还好，出来找找你们，想偷偷看上儿子一眼，看看他到底长得怎么

样？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这是我这么多年来魂牵梦萦的一个心愿，只要让我看上一眼就心满意足了。不然，再过几年，走不动了，就永远见不到儿子了。没想到今天会遇到你……”

说到这里，芷君想到自己是来相亲的就有点不好意思，脸上掠过一丝尴尬，仅一会儿，芷君就瞪着大眼睛，眼神里充满着一个母亲的渴望和期待，迫不及待地追问韩玉良：

“孩子怎么样？他好吗？他在哪里？我能看看他吗？真的，我只看看就行。”芷君的心情十分激动和矛盾，又怕韩玉良误会。

韩玉良很理解此时的芷君，就说：

“这是你的孩子，当然可以见呀！”

芷君忙打断韩玉良的话，并连连摆手说：“不，不。”

韩玉良接着说：“芷君，你别急，听我慢慢讲，儿子长得很好，为了安全，我们一直没有将他的身世告诉他，你们走了大概有几年的样子吧，我们就开始四处打听你们的下落。后来因多次调动工作，又搬了家，就再也没有找你们了。你不怪我吧？现在好了，你们母子终于可以团圆了。”

“玉良，这些年来多亏了你，孩子就是你的亲儿子，能看一眼我就满足了。千万别把真相告诉他，突如其来的亲缘关系的变故，在感情上对孩子的打击是很大的，有可能无法接受这种现实，而给孩子心灵上造成无法弥合的创伤。至于下一步怎么办，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当初，我的朋友是请老牟帮忙找孩子的。老牟很热心，劝我先找个合适的人成个家，然后慢慢再找，并说有

个朋友挺不错，要我见一见再说。谁知见面的是你……”。

老牟被他们的苦难经历和劫后相遇所深深感动，感叹地说：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痛苦的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今天你们相见，是苍天有眼，也是你们的缘分，我看你们挺般配的，早点结婚，芷君就不用一个人孤零零地漂泊了，可以天天和儿子生活在一起了。”

老牟的建议使黄芷君羞得满脸通红，心里荡漾起一片春波。可是芷君心底，还是不免有些担心，已经三十年没见过孩子了，他现在也长成大人了， he 现在是高是矮，是胖是瘦呢？想到这里，芷君的心底如同注入一股清泉，倍感甜蜜。

“这事可不能急。”

韩玉良赶紧打断老牟的话，“这样吧，今天我回去就跟孩子把事情说清楚。芷君呢，先回旅店休息，慢慢再商量好吗？”

黄芷君深情地望望韩玉良，微微地点了点头。

离开老牟的家，韩玉良独自来到江边，他站在江边上，凝望着月光下秀丽的江面，一片白茫茫的光微微波动着，不远处，星星点点的小帆船像在柔软轻漾的绸子上轻轻滑过。偶尔，一阵轻风徐徐吹来，那低垂的树梢划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远远望去，如同一美人在拨动琴弦，在如水的月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跳动的音符。古人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月，一景，一柳，这样的印象总是让人忍不住泛起思绪。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逐渐也不时地想起过去的种种，也就是一种叫做回忆的东西。

想到这里，韩玉良不由地摸了摸自己的额头。那几条深沟似的“抬头纹”让他感慨万千，老了，真的老了。前半生的自己好像都是在为别人而活，为争取优秀的成绩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而活，为妻儿过上更好的日子而活，而自己呢？儿时的梦想去了哪里呢？人生数十载，人可曾真正地为自己而活过？又有多少时间可以为自己而活。自从心爱的妻子过世后，韩玉良的天空仿佛都是阴沉沉的，没有半点生气。而今，芷君的出现，韩玉良感觉自己好像又多了一点希望，旁边的空气也变得轻快些了。

韩玉良凭栏凝思，他要让江风梳理一下自己乱纷纷的思绪。韩玉良做梦都想不到，三十年后竟然在这样一个场合里见到了黄芷君，这难道是命运的安排吗？

韩玉良是在中学时认识黄芷君的。出身工人家庭的韩玉良，有着当搬运工的父亲一样粗壮高大的身材，血液里流淌着纯朴和正直的基因。当娇小的芷君，因父母有一段小商小贩的历史，而常遭别人白眼的时候，韩玉良深表同情，并常常给予她帮助，彼此都在默默地爱着对方。后来因为各自家庭背景不一样，父母干涉，最终他们没有结合在一起。当他眼看着芷君走向一样出身不好的技术员时，他的心几乎要碎了，他知道芷君是不想连累自己而离去的。

三十年过去了，韩玉良总觉得是自己把芷君推向万丈深渊，他这个心结死死地缠绕在一起不能解脱。三十年来，他默默地把它埋在内心深处，从未向任何人倾诉过。只有把这种内疚和负罪

感化作一腔父爱倾注在黄芷君的孩子身上，他的心灵才得到一丝慰藉。

这一次相遇，似乎命运又给了韩玉良一个赎罪和补偿的机会。韩玉良以前对再婚不那么积极，畏畏缩缩，除担心孩子不同意，害怕别人说三道四之外，其中经受过感情上的打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韩玉良下意识地用手捋捋被江风吹乱的头发，一副态度坚决的神情，暗暗发誓：要让芷君在最后的人生旅程里得到幸福，让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去吧，孩子想不通就说服他，说不服就只能走自己的路了。

韩玉良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终于下定决心，不管要做多大的努力，也不管要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和痛苦，甚至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都要用自己的爱去亲手抚平两人心中的伤痕。此时此刻，韩玉良的心绪轻松了许多，好像自己全身又充满了力气，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一件对自己来说足以惊天动地的事情。他有点兴奋，觉得应该尽快回家找韩冰谈谈。

当韩玉良急急忙忙回到家里的时候，儿子不在家，他有些失望。一会儿，他忽然想起芷君临别时曾留下一张怀抱孩子的照片，过去担心别人看见，就一直藏着。他立即动手从古老的大衣柜里翻出来，看着看着，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这时，儿子韩冰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正要走进洗手间。

等了很久的韩玉良，迫不及待地地上前拦住他：“韩冰，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